古今譚槩

專愚部第四目錄

昏主 計十條　逃債　埋錢
反賊 計二條　蠢父　蠢子 計三條
蠢夫 計四條　呆論德
呆刺史　呆參軍
呆縣丞 計二條　呆主簿
智短漢　服槐子
誦判　拙對
商季子悟道　唐皎注官

檢覔鳳毛　　門蠅　背龍
囘囘　　不知忌日
性忘 計二條　　性糊塗 計四條
馬速非良　　不知骰色
周用齋事　　廣東先達事
左道　　專魔哢萊法
佛骨　　方士 計四條
脉望　　宋人鄭人等 計十條
楚王　　蝦蟆爲馬

艾子　　沈屯子

迂仙別記　計廿四條　　物性之愚　計五條

子猶曰人有盜范氏鐘者負之有聲懼人之聞遽自掩其耳太行王屋二山高萬仞愚公年九十面山而居惡而欲移之二事人皆以爲至愚抑知秦政之鞭石爲移山曹瞞之分香爲掩耳乎彼自謂一世之英雄孰知乃千古之愚人也故夫揚廣與劉禪同亡國忠與蒼梧齊蔽平生兇狡徒作笑柄靜言思之不愚有幾集專愚第四

○昏主

劉玄稱帝、羣臣列位、低頭以手刮席、汗流不止、

司馬文王問劉禪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郤正教禪若再問、宜泣對曰先墓在蜀、無日不思、會王復問、禪如正言、因閉眼。王曰、何乃似郤正語、禪驚視曰誠如尊命。

大受用福人。

晉惠帝在華林園聞蝦蟆聲、問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侍中賈胤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時天下荒饉、百姓多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

晉陽失守、齊後主出奔、斛律孝卿請帝親勞將士、爲帝

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衆既集、帝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羣咍、將士莫不解體、

王太后疾篤、使呼宋主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隋兵入臺城、羣臣勸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曰、吾自有計、乃扶宮人十餘、出景陽殿、欲投井中、袁憲及夏侯公韻苦諫、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軍人呼井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怪其太重、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後人名爲辱井、初賀若弼援

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爲飲酒、遂不省之、高熲至、猶見啓在牀上、未開封也、叔寶旣爲隋主、顧得一官號、隋主曰、叔寶全無心肝。

楊玄感敗、帝命推其黨與、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由是所殺三萬餘人、帝後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

笑話有獨民縣知縣、如楊廣之言、須作獨民國皇帝方可。○二劉晉惠、皆土偶也、齊宋三主、皆乳豎也、若

楊廣之才氣自足籠罩天下而不欲人多一語其愚乃甚於前六主者迨星象示異而始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此話又前六主所不肯說者矣故天愚可開人愚不可開

○○逃債　埋錢

周赧王爲諸侯所侵偪名爲天子實與家人無異貰於民無以償乃登臺避之因名曰逃債臺

宋明帝奢費過度府藏空虛乃令小黃門於殿內埋錢以爲私藏

周瓠王是僞主宋明帝是地藏王

○○反賊

張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旣當斬猶曰肘後有玉璽旁人爲椎破之乃知被詐仰天曰當死無恨

南燕慕容德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衆太山自號太平皇帝父固爲太上皇兄林爲征東將軍泰爲征西將軍德遣車騎將軍王鎭討擒之人謂之曰何爲妖妄自貽族滅父及兄弟何在始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西

為亂兵所殺。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曰、君止坐此尸以至於死、如何臨刑、猶自不華、答曰、皇后不達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國哉。行刑者以刀鑲築其尸、始曰、朕今為卿所苦。崩。崩。爾。終當不易。尊號。

○○蠢父　蠢子

蘇州徐檢菴侍郎老而無子、晩年二妾懷孕、小言爭競、巳墜其一矣、其一臨蓐欲產、徐預使日者推一吉時、以其尚早、勸令忍勿生、逾時子母俱斃、猶閩謂巨室于婦溺、受了小夫人性躁的虧。○養子不肖、有不如無、徐公

不愚、但不知老夫人生徐公時、曾忍不會忍。
稗史、吳蠢子年三十、倚父爲生、父年五十矣、遇星家推父壽當八十、子當六十二、蠢子泣曰、我父壽止八十、我到六十以後、那二年靠誰養活。

徐公正防此一着。

韓非子云、東家母死、哭之不哀、西家子曰、社胡不速死。吾哭之必哀。齊人謂母爲社、

○○蠢夫

蒼梧繞孔子時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

攷南蠻傳、烏滸人如是、烏滸、在廣州南、交州北、見南州異物志、

楊國忠出使江浙、逾年、婦在家產男名朏、國忠歸、婦告以遠念成疾、忽晝夢爾我交會、因得孕、國忠以為夫婦相念、情感所致、歡然不疑、

老賊多詐、

平原陶丘氏娶婦、色甚令、復相敬重、及生男、婦母來看、年老矣、母既去、陶遣婦、頗急、婦請罪、陶曰、頃見夫人衰齒可憎、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相遣、實無他也、

佛家作五不淨想、亦是如此、莫笑莫笑、

越中一士登科、卽於省中娶妾、同年友問曰、新人安在、答曰、寄於湖上蕭寺、同年云、僧俗恐不便、答曰、已扃之矣、同年云、其如水火何、答曰、鎖鑰乃付彼處、

○呆諭德

唐順宗在東宮、韋渠牟薦崔阡拜諭德、爲侍書、阡觸事面牆、對東宮曰、某山野鄙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笑曰、卿是宮僚、自合知也、

安祿山曰、臣不知太子是何官、類此、然彼詐愚、此眞愚、

○○某刺史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牕接入，鎖州宅門。及報賊登壘，乃身入櫃中，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愼勿與。

○某參軍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集船人，至則無別語，但曰，逆風必不得張帆。

○○某縣丞

南皮丞郭務靜初上，與王慶集，郭曰，爾何姓，慶曰姓王，

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又曰姓王、郭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左吏總姓王。又一日、與主簿劉思莊語曰、夜來一賊、從內房出、劉問亡何物、郭曰、無所亡、劉曰、不亡物、安知爲賊、郭曰、但見其踉蹌而走、未免致疑耳。

山東馬信由監生爲長洲縣丞、性朴實、一日乘舟謁上官、上官問曰、船泊何處、對曰、船在河裏、上官怒叱之曰、眞草包、信又應聲曰、草包也在船裏。

按信清謹奉法、一無所染、後以薦擢、至今縣治有去思碑焉、予猶曰、如此草包、豈不勝近來金囊玉篋。

○呆主簿

德清有馬主簿、本富家子、愚不諳事、忽一晚三更時、扣大令門甚急、令以爲非火即盜、驚惶而出、簿云、我思四月間田蠶兩值、百姓甚忙、何不出示、使百姓四月種田、十月養蠶、何如、令曰、十月間安得有葉、簿無以對、徐云、夜深矣、請睡罷、自此後、每夜出、其妻必詒以倭子在外、不可出、遇 聖節、其妻曰、可出行禮、簿搖手曰、且慢且慢、有倭子在外、

○智短漢

則天朝、大禁屠殺、御史婁師德使至陝、庖人進肉、問何爲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鱠、復問之、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叱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

○服槐子

道士黃可孤寒朴野、嘗謁舍人潘佑、潘教以服槐子、可豐肌却老、未詳言服法、次日潘入朝、方辨色、見槐樹煙霧中有人、若猿狙狀、追覘之、可也、怪問其故、乃攤槐條、對曰、昨蒙指教、特齋戒而掇之、潘大噱而去、

○論判

周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赴天官試、竟日不下筆、人問榮
榮曰、與平日誦判絕不相當、有一道事蹟同而人名別。
遂曳白而出、來年選判水碓、又閣筆、人問榮、榮曰、我誦
水碓是藍田。今富平。如何下筆。

○拙對

諸史、河南一士夫、延師教子、其子不慧、出對曰、門前綠
水流將去。子對云、屋裏青山跳出來、士夫甚怒、一日士
夫偕館賓詣一道觀拜客、道士有號彭青山者、脚跛、聞
士夫至、跳出相迎、館賓謂士夫曰、昨令公子所謂屋裏

青山跳出來。信有之矣。士夫乃大笑、

○商季子悟道

商季子篤好玄、挾貲遊四方、但遇黃冠士、輒下拜求焉、偶一猾覬其貲、自炫得道、誘之從遊、季子時時趣授道、猾以未得便、唯唯而已、一日至江滸、猾詒云、道在是矣、曰何在、曰在舟檣杪、若自升求之、乃置貲囊檣下、遽援檣而升、猾自下抵掌連呼趣之曰、升升、至杪、猶趣曰升、季子升無可升、忽大悟此理只在實處。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抱檣歡呼曰。得矣。得矣。猾挈貲疾走、季子既下、猶

歡躍不已。觀者曰。咄。彼猾也。挈若貲去矣。季子曰。否否。吾師乎。吾師乎。此亦以敎我也。

○唐皎注官

貞觀中。唐皎除吏部侍郎。常引人入銓。問何方穩便。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云親老先住江南。卽唱之隴右。有一信都人希河朔。因諂云。願得江淮。卽注與河北一尉。由是大爲選人所欺。

○撿覓鳳毛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超宗父名鳳。右衛將軍劉道

隆在坐、出候趙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謙言無有、道隆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待至暗而去、

北史厙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左右皆躡帶之輩、偏印不覺、

宋仁宗時、大名府有營兵背生肉、蜿蜒如龍、時程天球判大名、見之駭曰、此大犯禁、乃囚其人於獄、具奏於朝、上覽其奏、笑曰、此贅耳、何罪、即令釋之、

周世宗以方面大耳爲罪背肉如龍真可疑矣

○○回回

夷人黨護族類固其習性同然而回回尤甚京師隆福寺成民人縱觀寺僧雲集一回回忽持斧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即時執送法司鞠問云見寺中新作輪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形像憫其經年推運辛苦是以讎而殺之

孔子惡作俑這回子惱得不錯

○○不知忌日

權龍褒不知忌日，謂府吏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布衣蔬食，獨坐房中不出，權至母忌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大怒曰，衝破我忌日，更陳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

○依桓玄不立忌日，惟立忌時，更便，或謂桓玄非禮，余笑曰，今士君子之輩，不忌日，不忌時，專一忌刻，又何也，○金熙宗時，移書宋境曰，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為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作九月一日，若生日可權，忌日亦可改矣，

唐文宗開成元年詔曰去年重陽取十九日令改九月十三日爲重陽又張說上大衍曆序宋璟上千秋表幷以八月五日爲端午蘇子瞻云菊花開時即重九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古人不拘類如此在今日則爲笑話矣

○性忘

唐三原令閻玄一性忘曾至州於主人舍坐州史前過以爲縣典也呼欲杖之史曰某州佐也玄一慚謝須臾縣典至玄一疑即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縣佐也又

慚而止、

唐臨朐丞張藏用善忘、嘗召一匠不至、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適鄰邑令遣人齎牒來、藏用讀畢、便令剝齎牒者答之至十、起謝杖、因請其罪、藏用方悔其誤、乃命里正持一器飲之、而更視他事、少頃、忽見里正、指酒曰、此何物、里正曰、酒也、藏用曰、何妨飲之、里正拜飲、藏用遂入衙齋、齎牒人竟不得飲、扶杖而出、

○性糊塗

沂州刺史李元晶、怒司功鄭承明、欲笞之、先令屏外剝

進、承明狡猾、值博士劉琮璡來、詣以上怒來遲、令汝劉入、琮璡以爲實、便脫衣、承明轉遣吏卒擒進、乃自逸、元晶見劉至、輒命杖數十、琮璡起謝曰、蒙恩賜杖、請示罪名、元晶始覺誤笞、怒曰、爲承明所賣、亦不追治、

唐張利涉晝寢、忽驚覺、索馬入州、叩刺史鄧惲謝曰、聞公欲賜責死罪死罪、惲曰、無之、涉曰、司功某甲所言也、惲大怒、呼某甲欲加杖、甲苦訴無此語、涉乃徐悟、前請曰、望公捨之、涉恐是夢中見說耳、

王晧、字季高、少立名行、性懦緩、曾從齊文宣北伐、乘一

赤馬、且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爲求、不獲、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目前、方云我馬尚在。

李文禮性遲緩、時爲楊州司馬、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李倉卒聞之、便大慟、吏曰、是長史姊、李徐悟曰、我無姊、向亦怪道。

不是性緩、還是性急。○無姊且哭、況有姊乎。李公定多情者。

○○馬遠非良

李東陽嘗得良馬、送陳師召騎入朝、歸成詩二章、怪而

還其馬、曰、吾舊所乘馬、朝回必成六詩、此馬止二詩、非良也、東陽笑曰、馬以善走爲良、公思之良久、復騎而去、

○不知骰色

李西涯嘗與陳師召擲骰得幺、指曰、吾度其下是六、反之、果六、色色皆然、師召大驚、語人曰、西涯天才也、或曰、詒公耳、上幺下六、骰子定數、何足爲異、師召笑曰、然則我亦可爲、因詒西涯、西涯已先度其必至、別置六骰、錯亂其數矣、師召屢擲之不中、乃歎曰、公眞不可及也、豈欺我哉、

○○周用齋事

崑山周用齋先生、性絕騃、幼時、每爲同學誘至城上、則盤桓而不能下其處館也、值黃梅時、見主家暴衣、問其故、曰、凡物此候不經日色、必招濕氣、周因暴書囊、幷啓束脩陳之、館童竊數件去、周往視、訝其減少、童紿云、爲烈日所銷耳。偶舟行、見來船過舟甚速、訝問之、僕以兩來船對、乃笑曰、造舟者何愚也、倘盡造兩來船。豈不快耶。後成進士、過吏部堂、令通大鄉貫、周誤以爲大鄉官、乃對曰、敝鄉有狀元申瑤老。吏部知其騃甚、使去、出謂

同人曰、尚有王荆老未言。適堂上色頗不豫。想爲此也。

又曾往婁東弔王司馬、時元美遺先司馬之難、誤詣王學士宅。荆石以省親在告、學士錦衣出迓、周不審禮、遽稱尊公可憐者再。學士曰、老父幸無恙。周曰、公尚未知尊人耗耶。已爲朝廷。置法矣。學士笑曰、得無弔鳳洲乎。周悟非是、急解素服言別。學士命繳原刺、周曰、不須見還。即煩公致意可也。其憒憒多此類、

又聞先生諸事憒憒、獨工時藝、初仕爲縣令、既升堂端坐不語、吏請僉書以旹之、周怒曰、賊狗奴、幾想得

一佳破、爲汝攪亂矣、偶有迎謁、道中爲一門子所誘、識其味、既歸鄉、童僕皆蔑遠之、獨老門公殷勤啓棄、遂與之暱、無節、因病死

○○廣東先達事

羅汝珍言其鄉肉價每觔一分八釐、有先達爲下所欺、必用三分、偶於他席上談肉甚貴、主人云、不貴也、止一分八釐耳、歸以責僕、僕對曰、有之、但非佳肉、明日如數市臭肉以進、食之不美、更不忍他席所食之佳。輒准前價。又使僕鏨銀、每偷取、輒詒曰、銀散則折也。某未信、明日、

僕乃取大銀甕而未殊者子曰裂如許大孔能不折乎

○左道

晉孫泰師事錢塘杜子恭子恭有異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之得刀子恭死泰傳其術及泰爲道子所誅其從子恩逃入海衆謂泰蟬蛻仙去就海中從恩後寇臨海爲太守辛景所破窮蹙自沈於海而死妖黨及妓妾皆謂之水仙相隨溺者以百數

○事魔喫菜法

事魔食菜法、其魁爲魔王、佐者曰魔翁魔母、以張角爲祖、雖死湯鑊、不敢言角字、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則可以成佛、即身被殺、又謂得度、由是輕生嗜殺、方臘之亂、其徒肆起、

○佛骨

唐懿宗遣使迎佛骨、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比至京、降樓膜拜、流涕沾臆、

佛牙是金剛鑽、佛骨又是何物、

○方士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學未就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學者之晚也。

稗史、鍾生好仙、多方學修煉之術、每向人曰、做得半日仙人而死、亦所瞑目。

李抱貞晚喜方士、餌孫季長所治丹、至二萬丸、遂不能食、且死、以彘肪穀漆下之、疾少間、益服三十丸而卒。

西都一守備建玉皇閣於私第、延方士煉丹、方士知其有玉絲環、價甚高、詒曰、玉皇好繫玉絲環、卽獻之、方士并竊丹鼎而去、時許石城作詩嘲云、堆金積玉已如山。

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原不繫縧環。

○脉望

北夢瑣言。張𨸏尚書少子。嘗鬪壁魚入道函中。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是名脉望。吞之則仙。遂多書神仙字。碎翦入瓶中。捉壁魚投之。冀其蠹食。不能得。忽成心疾

○宋人鄭人等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途。見婦人衣緇者。輒欲取之。婦人不與。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我所亡者紡緇也。今子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郢人欲為大室、使人求三大圍之木、人與之車轂、跪而度之、曰、大雖有餘、長實不足。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促頗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理、今闇如漆、須得火照之。可覓鑽火具耳。

鄭人有欲買履者、先且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市、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請式、曰、象故袴、妻乃毀其新、令如故袴。

鄭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曰、車軛、俄而復得一、又問之、曰、車軛、怒曰、是何車軛之多也。以爲欺已、因與之鬬。

漢人過吳、吳人設筍、問知是竹、歸而煑其牀簀、不熟、曰、吳人轣轆欺我如此。

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問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

○周之世卿，趙之使將，皆越姬之智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劒自舟中墜於水，遽刻其舟曰，是吾劒所墜處也。舟去及岸，從刻處入水求之。

此與膠柱鼓瑟，守株待兎，皆戰國策士之寓言也。

○楚王

楚王佩玦逐兎，患其破也，因佩兩玦以爲豫，兩玦相觸，破乃愈迅。

○蝦蟆爲馬

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求馬，經年無似者，更求之，得

一大蝦蟆、歸白父曰、得一馬、隆顱趹目、脊郁縮、但蹄不如、累麴伯樂笑曰、此馬好跳躑、不堪御也

○艾子

齊人獻木履於宣王、略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履豈非出於生乎、艾子曰鞋楦是其核也

○沈屯子

沈屯子入市、聽唱書、至楊文廣被圍柳城、內乏糧、外阻救、蹙然興歎不已、友拉之歸、日夜憂念不置曰、文廣圍困至此、何由得解、家人因勸出遊以紓其意、忽見擔竹

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末甚銳、道上行人必有受其刺者、歸益憂病、家人爲之請巫、巫曰、稽冥籍、若來世當輪迴作女人、所適夫、麻哈回也、貌甚陋、沈憂病轉劇、親友來省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耳、曰、若欲吾寬、須揭文廣圍解、負竹者歸、家麻哈回作休書見付、乃得也、

○迂仙別記 吳下張夷令所輯 余摘其尤廿四條

迂公出、遺酒人於道、見毆、但叉手聽之、終不發言、或問公何意、曰、儻毆我、彼自抵命、吾正欲其爾爾、

迂公與衛隱君、奕、衛着白子、公大敗、積死子如山、枰中

一望浩白、公痛憤曰、老子命蹇拈着黑棋、

陳孝廉喜奕、公以棋劣、故得近、每受饒四子、一日奕罷、公適輸四子、色然驚顧曰、頃若不見饒、定是和局、

公過屠肆、見砧旁棋局甚設、一癩頭奴取子布算、公便跨櫃坐、與奴奕、大敗、拈子擲地、欲碎其局、奴曰、此主人棋、何與爾事、公曰、若然、即敗亦何與我事、便回面作喜、拾子更着、

煙鎖池塘柳、五字寓五行、昔稱縣對、公一日誇向客曰、吾得所以對之矣、冀粟陳獻忠意取東西南北中也、

鄉居有偷兒夜瞰公室、公適歸遇之、偷兒大恐、棄其所衣羊裘而遁、公拾得之、大喜、自是羊裘在念、入城雖丙夜必歸、至家門庭晏然、必蹙額曰、何無賊。

公性酷忌僧、口諱僧字、遇諸途、必索水滌目、如狹巷不及避、肩相摩、必解衣浣之、七日而後服、有餽以詩扇者、中有竹院逢僧之句、輒擲還曰、咄、此悔君當自受之。

張叟令曰、如今和尚慣持疏簿、見之果是悔氣、

嘗集謝光祿所、試雨前新芥、坐客虛吸緩引、尋味良苦、獨到公纔上口、碗脫手矣、光祿曰、好知味者、公曰、吾去

年飲法亦如是、

公讀書未識字、每附會知文、見制義、輒胡亂甲乙之、嘗謂謝茂才曰、凡文章以趣勝、須作得有趣纔有趣、若作得無趣便無趣矣、謝曰、善、遂書諸紳、終身誦之、

師明第子拆

黃觜部圖中、鑿池起土、累岈如丘、草叢生之、公一日游池上、搴衣撥草而遍、心厭之、謂黃曰、爾時開池、何必挑土、不挑、是草應在水底矣、

楊太醫妾稱詩、高咏其立夏詩云、昨夜春歸去、今日景風生、公聽之、驟徵其解、或戲應曰、此令親何景峰諱春

者。昨夜惡發暴亡。今日再生。太醫作詩慶之耳。公徑起急走詣何。值何正啜飯。公雪涕被面。掣其筋曰。兄魂魄初復。神觀未定。飯且少進。何大怪。疑以爲祟。且唾且罵驅閉門外。公怒。遂與何絕交。

公病目。將就醫。適犬臥階陰。公跨之。誤躡其項。狗遽嚙公裳裂。公舉似醫。醫故熟公。調之曰。此當是狗病目耳。不爾。何止敗君裳。公退思吠主小事。暮夜無以司儆。乃調藥先飲狗。而以餘瀝自服。

汪刺史自官還。公謁之。偶有執贄刺史者。中有雙鵝。少

選、鵝以喙插翅而伏、公忽訊刺史曰、使鵝作夢、還復夢鵝否、刺史大笑曰、君夜來何夢、

馬肝有大毒、能殺人、故漢武帝云、文成食馬肝而死、客有語次及此者、公適聞之、發辯曰、客誑語耳、肝故在馬腹中、馬何以不死、客戲曰、馬無百年之壽、以有肝故也、公大悟、家有畜馬、便刳其肝、馬立斃、公擲刀歎曰、信哉毒也、去之尚不可活、況噉肝乎、

公嘗宴客、酒酣、隱几熟睡、及覺、便謂經宿、張目視客曰、今日未嘗奉招、何復見降、客曰、怪君昨日不送客耳、

嘗過袁洗馬、見袁手把一編、且閱且走、公便問何書、洗馬曰、廿一史、公曰、吾久聞廿一史名、意謂兼車充棟、看來百餘葉耳、幸便借我抄訖送還、何如、

里中有富家行聘、盛筐篚而過公門者、公夫婦並觀之相謂曰、吾與爾試度其幣金幾何、婦曰、可二百金、公曰、有五百、婦謂必無、公謂必有、爭持至久、遂相詈毆、婦曰、吾不耐爾、竟作三百金何如、公猶詬誶不已、鄰人共來勸解、公曰、尚有二百金未明白、可是無事、

公嘗醉走、經曾參政宅、便當門嘔噦、其閽人訶之曰、何

物酒狂、向人門戶泄瀉、公睨視曰、自是汝門戶不合向
我口耳、其人不覺失笑曰、吾家門戶舊矣、豈今日造而
對汝口、公揹其嘴曰、老子此口頗亦有年、
凡試南鄉、將發榜、命公往偵之、巳而獲薦、公注目榜紙、
略不移瞬、至日暮、猶不去、兄急令人尋索、見公於榜下、
瞻矚甚苦、呼之曰、胡不去、守此何益、曰、世多有同姓名
人、吾去、設有來冒兄名者、可若何、
雨中、借人衣着之出、道濘、失足、跌損一臂、衣亦少污、從
者掖公起、爲之摩痛甚力、公止之曰、汝第取水來滌吾

衣、臂壞無與爾事、從者曰、身之不恤而念一衣乎、公曰臂是我家物、何人向我索。詒

公家藏宋箋數幅、偶吳中有名卿善書畫者至、或諷之曰、君紙佳甚、何不持向其公索其翰墨、用供清玩、公曰爾欲壞吾紙耶、蓄宋箋、固當需宋人書。

久雨屋漏、一夜數徙牀、卒無乾處、妻兒交詬、公急呼匠者葺治、勞費良苦、工畢、天忽開霽、竟月晴朗、公日夕仰屋歎曰、命劣之人、纔葺屋、便無雨、豈不自折了也。

家有一坐頭、絕低矮、公每坐、必取甕片支其四足、後不

勝頎、忽思得策、呼侍者務置樓上坐、及坐時、低如故、乃
曰、人言樓高浪得名耳、遂命毀樓。
廣記、甲乙鬭、乙齧下鼻、訟之官、甲稱乙自齧、官曰、
人鼻高口低、豈能齧乎、甲曰、彼踏牀子就齧之、似此、
丁未閏六月朔、雷雨大作、公阻王孝廉齋中、抵暮不得
返、犟壓曰、閏月天地之餘數耳、奈何認眞若此、而風雨
雷霆之不憚煩也。
○物性之愚
交趾異物志、翠鳥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墜、

稍下作巢、于長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而人遂得而取之矣、水經注、猩猩知往而不知來、山谷間常數十爲羣、里人以酒幷糟設於路側、織草爲屐、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乃呼名云、奴欲張我、捨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取屐着之、而躓、乃爲人擒、無遺者、

鰣魚入網、輙伏者、惜其鱗也、

白鷴愛其尾、棲必高枝、每天雨、恐污其尾、堅伏不動、雨久、多有饑死者。又孔雀愛尾、潛則露尾、人因取之、

蟲有蚘者一身兩口爭食因相齕以死

獸有猱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癢輒使猱爬搔之久而成穴虎殊快不覺也猱徐取其腦啖之而以其餘奉虎虎謂其忠益愛近之久之虎腦空痛發跡猱猱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

○翠鳥姑息之父也猩猩多慾之人也石崇之拒孫秀鯖魚也孫景卿之守財白鵰也蔡元長父子其蚘乎周之用榮夷唐之任裴延齡其虎之猱乎

專愚部終

謬誤部第五目錄補遺

祠廟計四條　蔡伯喈
茶神　鬼誤計二條
凶宅誤計二條　廬山精
驚潮　甘子布
皮遐叔　同姓議婚計二條
疑姓　兄弟誤計二條
意氣　誤食
雞舌香　常春藤

醫誤
誤造 計二條
陳太常 計七條
翁肅
犯胡諱 計二條
犯名 計三條
一日觸三人
姓誤
語誤 計二條
五字皆錯 計二條
瘖字不識
放生池記
射策誤 計二條
詩鬼正誤
高塘
草訣百韻歌
吏牒
馬疑司馬

王彥輔麈史乖謬二事

誤笞　誤騶
譯誤　防誤得誤
不誤爲誤 計二條　不誤反誤
誤而不誤 計三條　不伏誤
誤福　怯誤爲勇
父僧誤　婆姦媳
羅長官　誤哭
訛言　嚇虎寃

馬寃

謬誤部

子猶曰、謬誤原無定名、譬之鄭人爭年、後息者勝耳喙長三尺、則枕流漱石、語自不錯、若論奚發妖興賊民横路、卽太極之生天生地生人、亦是第一謬事、將誰使正之、齊有人命其狗爲富、命其子爲樂、方祭、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其子死、哭曰、樂乎樂乎、人以爲誤也、而孰知其非誤也、然而不可謂非誤也、夫不誤猶誤、何况眞誤、集謬誤第五、

○祠廟

歐公歸田錄云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爲甚今成都顯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顯德中廣之更名顯聖而俚俗多沿舊名今傳爲菩提寺矣江中有大小孤山以獨立得名而世俗傳孤爲姑江側有大石磯謂之澎浪磯遂傳爲彭郎磯云彭郎小姑壻也予嘗登小孤廟像乃一婦而勑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闕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予嘗見其廟象甚勇手持屠刀尖鋭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

汲郡有肖像三仁并及商紂者謂之四王

○陳錫玄曰推此類知淫祠之可毀者多矣涅州有杜拾遺廟後訛爲杜十姨塑婦人像邑人以五撮鬚相公無婦移以配之五撮鬚葢伍子胥也又江陵村事子胥誤呼伍髭鬚乃塑五丈夫皆多鬚者每禱祭輒云一髭鬚二髭鬚至五髭鬚

謝在杭曰閬州有陳拾遺廟乃陳子昂也訛爲十姨更肖女像崇奉甚嚴拾遺之官誤人如此子昂屈爲婦人猶可獨奈何令子美爲鴟夷子妻乎

陳州厄臺寺、相傳孔子絕糧處、舊榜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王字、及宣字下一畫、僧遂附會爲一字王佛、爲傳一貫故、稱一字王、有何不可、又元史載西南夷惟白人一種好佛、胡元收附後、分置路府、詔所在立文廟、蠻曰爲漢佛、米元章爲高麗經、亦以孔子爲佛、顏淵爲菩薩、則稱佛又宜知、宋吏胥輩、以蒼頡造字、故祖之、每祭、呼爲蒼王、更可笑、

○○蔡伯喈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曰、驛中畢備

請問之刺史入酒室見一像問之曰是杜康又入茶室見一像問之曰是陸鴻漸刺史大喜又一室諸菜畢備亦有一像問之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此不必若到飯堂必省米元章像到馬坊必省司馬遷像矣

于進士則謁外親於汧陽未至十餘里飯於野店旁有紫荊樹村民祠以爲神呼曰紫相公則烹茶因以一杯置相公前策馬徑去是夜夢峨冠紫衣人來見自陳紫相公主一方菜蔬之屬隸有天平吏掌豐辣判官主倫然皆嗜茶而奉祠者鮮供此品蚤蒙厚飲

可謂非常之患、固口占贈詩、有降酒先生丰韻高、攙銀公子更清豪、之句、蓋則是日以小分鎩銀匙打茶、故目爲攙銀公子、則家蔬圃中祠之、年年獲收、菜室中宜設此像。

○茶神

唐傳載云、時有鬻茶之家、陶爲陸羽像、置煬器間、謂之茶神、有交易、則以茶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

○鬼誤

謔浪、楚俗信鬼、有病必禱焉、嘗夜禱於北郭門外、好事

者遇之，竊蔽身於莽，而投以砂礫，禱者恐，稍遠去，益投，益遠去，遂攫其肉而食焉，人以爲靈也，禱益盛，而北郭門之靈鬼，遂著，其後禱者不失肉，即反謂鬼不享而憂之。

續笑林，有赴飲夜歸者，值大雨，持蓋自蔽，見一人立簷下溜，即投傘下同行，久之，不語，疑爲鬼也，以足撩之，偶不相值，愈益恐，因奮力擠之橋下而趨，值炊糕者晨起，亟奔入其門，告以遇鬼，俄頃復見一人，徧體沾溼，踉蹌而至，號呼有鬼，亦投其家，二人相覷愕然，不覺大笑，

○凶宅誤

京畿謙郎中、頃居青社、假一第、素多凶怪、昏曀卽不敢出戶庭、合門驚懼、忽一夕聞吼呼、若甕中聲、至濁、舉家怖懼、謂其必怪之尤者、穴窗窺之、是夕月晦、見一物蒼黑色、來往庭中、似黃狗身、而首不能舉、適以鐵撾擊其腦、忽轟然一聲、家犬大驚吼而去、蓋其日莊上輸油至、犬以首入油甕中。不能出故也。舉家大笑、遂安寢、

洪都村中一大家、屢擾祟敹、每夜聲響特異、以爲妖、避而虛其室、有道士過門、稱自龍虎山來、其家大喜、邀入

與約，妖除，當厚酬。道士入居之，夜見碩鼠尾巨如椎，躍入破柱，從柱擊出，斬之，蓋鼠尾始被齧，流血行沙中，霑沙重，既乾，巨如椎，其作響，皆是物，非妖也。道士乃山下賣魘符者，幸獲重賂，其名遂著。

○廬山精

稗史，唐劉秉仁爲江州刺史，自京將一橐駝至郡，放之廬山下，野人見而大驚，鳴鼓率衆射殺之，乃以狀白州曰，某日獲廬山精於某處，劉命致之，乃所放駝耳。

○鸞翮

海上每遇八月、秋濤大作、潮聲夜吼、震撼城市、至正閭有達魯不花者、初至聞此、夜不敢臥、因呼門者問之、門者從睡中應曰潮上來也。既覺、自知失答、連曰、禍到、禍到、狂走而出、不花驚趨入內、呼其妻曰、本冀作官榮耀、不意今夕共作水鬼、合門號慟、外巡徼聞哭、以爲有變、傳報正佐諸官、皆顛倒衣裳來救、乃叩門、不花恐水湧入。堅閉不納。同僚破扉排牆而入、見不花夫婦及奴婢、皆升屋大呼救我。同僚詢知其實、忍笑而散、

○甘子布

益州進柑、例以紙裹、後長史易布、猶慮損壞、俄有御史姓甘、名子布者至驛、驛吏馳報、長史疑勑御史來推布裹柑子事、參謁後、但敘布裹柑子爲敬、御史初不解、久方悟、付之一笑、

○皮遐叔

盧尚書弘宣、與弟盧衢州簡辭、同在京、一日衢州蚤出歸、尚書問有何除改、答云、無大除改、惟皮遐叔蜀中刺史、尚書不知皮是遐叔姓、謂是宗人、低頭久之曰、我弭節當家、沒處得盧皮遐來、衢州爲言之、皆大笑、

○同姓議婚

唐張守信爲餘杭守，愛富陽尉張瑤，欲以女妻之，爲具衣裝矣。女之保母問曰，欲以女適何人。守信以張瑤對，保母曰，女壻姓張。不知主翁之女何姓。守信方悟，乃止。

唐御史李逢年娶婦鄭，不合，去之。嘗屬益府尹曹李𣈶，更求一婦。𣈶言兵曹李札妹新寡可娶，叩札，札亦許諾，約日成婚，及期，逢年飾裝往迎，中道忽驚曰，李𣈶過矣，因詣𣈶曰，君思札妹爲復何姓。𣈶亦驚，過李札曰，吾乃大誤，但知爲公求好壻，爲御史求好婦，都不思姓氏，各

懊恨而退、

○○疑姓

陽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婦姓伍、他日會諸官之婦、既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贊府婦云姓陸、主簿婦云姓戚、以吾姓伍、故相弄耳、餘官婦賴吾不問、必曰姓八姓九矣、令大笑曰、人各有姓、復令婦出、

令婦所疑不錯，只是不合姓伍，子胥曰，姓六姓七，正是兩家謙讓處，還是令婦錯怪。

○兄弟誤

張伯喈仲喈兄弟貌絕相類，仲喈妻粧竟，忽見伯喈，戲曰，今日粧好不，伯喈曰，我伯喈也。妻急趨避，須臾又見伯喈，復以爲仲喈，告云，向大錯誤，伯喈曰，我故伯喈。

長洲劉憲副瀹之族有兄弟二人，初本學生，貌極相肖，市有鬻青梅者，梅甚大，其兄戲與決賭云，能頓食百顆，市人云，果爾，當盡以擔中梅相餉，劉食其半，佯稱便旋

入門而共弟代之出食至盡衆莫能辨遂爲所勝

○○意氣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謂曰卿在閣下初不聞有獻替虞家富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魚鯊蝦鮓未可致尋當有獻帝撫掌大笑

覷獻曰意氣二字亦新

○誤食

王敦初尚主如厠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厠上亦下果遂至食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盤盛澡

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掩口、

○雞舌香

桓帝侍中迺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含之、雞舌頗小辛螫、不敢咀咽、嫌有過賜毒、歸舍辭訣、家人哀泣、莫知其故、求舐其藥、出在口香、乃咸嗤笑、

○常春藤

唐姜撫云、服太湖常春藤、終南山旱藕、可長生、玄宗詔使自求之、民間以藤漬酒、多暴死、撫逃去、

宣和間王定觀好學能詩、少年爲殿中監寵甚渥、一

日召入禁中、曰、朕近得異人製丹砂、服之可以長生、煉治經歲、色如紫金、卿爲試之、定觀忻躍拜命、取而服之、纔下咽、覺胸中煩燥之甚、俄頃、煙從口出、急扶歸、已不救、既殮、聞柩中剝啄聲、莫測所以、已而火出其內、頃刻遂成烈焰、屋廬盡焚、延燎十數家方息、異藥之誤人、類如此、

○醫談

金華戴元禮 國初名醫、嘗被召至南京、見一醫家迎求溢戶、酬應不閒、戴意必深於術者、注目焉、按方發

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日往視焉、偶一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之去、戴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戴求得其書、乃餳字耳、戴急爲正之、

○誤造

貞元中、給事中鄭雲逵與國醫王彥伯鄰居、嘗有蕭俛求醫、誤造鄭、鄭爲診之曰、熱風頗甚、又請藥方、鄭曰、藥方即不如東家王供奉、俛既覺失錯、驚遽趨出、是時京師有乘傒者、必曰熱風

唐臨濟令李回娶張氏、張父爲廬州長史、告老歸、以壻薄其女、往臨濟辱之、誤至金節縣、入廳大罵、邑令驚怪使執而鞭之、困極、乃告以故、令馳報回、回至乃解

北齊劉臻位儀同、恍惚多誤、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臻住城南、訥住城西、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謂臻欲還家、於是引之而去、既叩門、尚未悟、猶謂至訥家、乃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於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子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始叱從者曰、甚無大意吾欲

造劉訥耶。

○○陳太常

陳音、字師召、莆田人、有文行、而性恍惚、一日朝回、語從者曰、今日訪某官、從者不聞、引轡歸舍、師召謂至其家矣、升堂周覽曰、境界全似我家。又觀壁間畫曰、我家物。緣何掛此。既家僮出、叱之曰、汝何亦來此。僮曰、故是家、師召始悟、

陳師召檢書、得友人招飲帖、忘其昔所藏也、如期往、累茶不退、主人請其來故、曰、赴君飲耳、主人訝之、難於致

詰具、酒飲罷、方憶去年此日曾邀飲也。

下次請此等客。只是口邀。

刑部郎中浙江楊某字文卿、而山西楊文卿爲戶部郎中、一日浙江楊氏招師召飲、而師召造山西楊氏、時文卿尚寢、聞其來亟起迎之、坐久、師召不見酒肴、乃謂曰、觴酒豆肉足矣。毋勞盛饌。文卿愕然應曰諾、入告家人使治具、俄而浙江使人至、自以主翁久候、師召始悟曰、乃汝主耶。吾誤矣、一笑而去、

陳師召嘗信宿具饌邀客、早盡忘之、遝造其家雙陛、將

午不申宿約客反治具留餐頃之家人來促上廳師召未審視疑是別家來招怒謂之曰汝請我主人去我竟何如

陳師召清旦入朝候貧冠纓於背及見同僚垂纓俯視頷下怪其獨無一人遽持纓而正曰公自有纓但無背後眼耳李西涯贈詩有十年猶未識冠纓之句

陳音不事修飾蓬垢自喜官四品夫人當得金獅緋袍不知爲武臣服公亦不察衣袍肖像李西涯見之遽題曰觀其貌則秀觀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而可疑使蓬

其髮更其衣嗚呼庶幾
陳音嘗考滿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賊賊公行至
此已極

○翁肅

閩人翁肅守江州乞老代者至既交割猶居右偏代者
不校也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攬衣止之曰這個
使不得

○犯胡諱

石勒制法甚嚴兼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府門勒

大怒謂門吏馮翥曰向驅馬入門爲是何人而故縱之翥惶遽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止之而不可所謂互鄉難與言非小臣所能制勒笑曰胡正自難與語恕而不罪

樊坦性廉而疎朴多誤由參軍擢章武內史入辭勒勒見坦衣敝大驚曰貧何至此坦對曰頃遭羯胡無道資財蕩盡是以窮敝勒笑曰羯賊乃爾大膽孤當相償耳坦大懼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乃厚賜之

犯名

元絳字厚之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曰如何行遣吏對曰合依原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吏悚而退

僕射韓皐病瘡醫人傅藥不濡曰天寒膏硬耳皐笑曰韓皐實是硬

按皐字仲聞貌類父滉既孤不復視鏡眞硬漢也

楊誠齋名萬里爲監司時巡歷至一郡郡守張宴有官妓某少歌賀新郎詞送酒其中有萬里雲帆何時到誠齋遽曰萬里昨日到太守太慙即監係官妓

○一日騙三人

唐郗昂與韋涉交善因話國朝宰相誰最無德昂誤對曰韋安石也尋自覺驚走路逢吉温温問何故倉惶如此答曰適與韋尚書話國朝宰相最無德者本欲言吉頊誤言韋安石既言又鞭馬而走抵房相琯之第執手慰問復舍頊以房融爲對言訖大慙趨出昂有時稱忽一日而犯三人舉朝嗟嘆唯韋陟遂與絕交出國史補

○花吳

何敬容在選日客有姓吉者詣之敬容問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〇語謨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耶。

劉髦二子俱登進士，長子婦入京，公送登舟，以手援之，郡守見而笑，公曰，府公笑我乎，若跌入水，尤可笑也，次婦入京，公時臥疾，呼之牀前曰，老年頭風，可買一帕寄回，明旦登程，諸親畢會，忽呼子婦曰，毋忘所夜枕上之囑，衆駭然，問其故，乃始撫掌。

○五字皆錯

淵明讀山海經詩曰、精衛銜微木、將以塡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有作淵明詩䟦尾者、謂形天無千歲、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云、刑天、獸名、好銜干戚而舞、乃知五字皆錯、

酉陽雜俎云、天山有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

曹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蝨、衆雛爭附火、想當訓誨閒、都都平丈我、昔有宿儒過村學中、聞其訓都都

平丈我知其訛也校正之學童皆駭散時人為之語曰
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郁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

○瞎字不識

臧武仲名紇音切為瞎而世多誤呼為乞蕭穎士聞人
誤呼因曰汝紇字也不識後人遂誤以為瞎字也不識

○放生池記

高文虎作西河放生池記有鳥獸魚鼈咸若本夏事引
為商事太學諸生為謔詞哂其誤陳晦行草制以辟卜
禹用昆命元龜字有倪侍郎駁之陳疏辨古今命相多

用此語擢陳臺端倪罷去時嘲云舍人舊銜夏商御史新爭舜禹職

○射策誤

宋制科題有堯舜禹湯所舉如何乃漢時宮中謂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又湯問福祚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子以唐虞三代爲對遂無一人合者

近時文宗出論題有孔子不知孟子之事合場茫然不知乃論語陳司敗章圈外註也○蘇紫溪先生說

學浙中有知人之鑑而出題險僻如一至一二至二三句三聖人四句四孔子場中多有闇筆而出者

科場中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策對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體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爲有貌大臣

○詩鬼正誤

虞文靖在宜黃時嘗倚樓吟詩有畫鼓角吹殘雪之句忽隔溪一童揖而言曰角可吹鼓不可吹亟命召之

已失所在、蓋詩鬼也。

○高塘

濠州西有高塘館、附近淮水、御史閻敬愛宿此館、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唐館。神女何曾入夢來。軺軒來往、莫不吟諷言佳、有李和風者至、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讀者莫不解顏

○草訣百韻歌

有云草訣百韻歌、乃右軍所作、楊用脩戲曰、字莫高於

羲之、得羲之自作草韻、奇矣、更得子美詩學大成、孔子
四書活套、足稱三絕
○吏牒
祝氏猥談云、一大將乞翰林其詩、專令一吏候之、見其
他役、吏始甚德之、旣逾改火、吏不勝躁、具牒呈其將、言
蒙委領某翰林文字、爲渠展轉支延、已及半載、顯是本
官不能作詩、虛詞誑賺、
○馬疑司馬
紹聖閑、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

一見即怒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尚敢來見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就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曰湖南亦有司馬氏耶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認爲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此從一刺謁削去司字

○○王彥輔麈史乖謬二事

京西憲按行至一邑尉張伯豪斥使下騎而步且行且數其不才旣入傳舍有虞候白言提刑適罵官員乃陶中丞女壻憲愕然曰何不早告我亟召尉與之坐

茶罷，乃曰：聞君有才。適來聊相沮，君詞色俱不變，前途豈易量耶。即命書吏立發薦章與之。

某路憲至一郡，因料兵，見護戎年高，謂守倅曰：護戎老不任事，何可容也。守倅並默然。戎抗聲曰：我本不欲來，爲小兒輩所强令，果受辱。憲問小兒謂誰，曰：外甥章得象也。蓋是時方爲宰相。憲曰：雖年高，頗精神不減，不知服何藥。戎曰：素無服餌。憲又曰：好個健老兒。惠酒而去。

語云：朝裏無人莫做官，只爲有此輩花臉。

○誤笞

許誠言爲鄆邪守有囚縊死獄中乃執去年脩獄吏典鞭之典曰小人職脩獄旣牢破壞當笞今賊乃自縊也誠言怒曰汝胥吏又典獄舉動自合笞耳

雖謔卻是快語

○誤黥

陳東官蘇州時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有特刺配字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即以特刺改準條再黥之後有薦其才於政府者曰得非人面上起草稿者乎

○譯誤

元時達魯花赤爲政不通漢語動輒詢譯者江南有僧田爲豪家所侵投牒訟之豪厚賂譯既入達魯花赤問僧訟何事譯曰僧言天旱欲自焚以求雨耳達魯花赤大稱讚命將牒上譯業別爲一牒即易之以進覽畢判可僧不知也出門則豪巳積薪通衢數十人舁僧畀火中焚之

胡元閏位天地反覆即此一事可見矣

○防誤得誤

桓溫將參殷浩爲尚書令先致書聞浩浩欣然答書慮有謬誤開閉數四竟達空函

○不誤爲悞

後唐劉夫人少因兵亂與父相失及貴寵其父劉山叟負藥囊詣宮門請見時諸嬪御爭以門第相尚后恐爲已辱即曰妾離家時父已亡歿安得有是命驅出杖之○帝嘗於宮中微服携笛裝劉山叟兼如以爲戲笑

閩中一娼色且衰求嫁不遂乃决之術士云年至六十當享富貴之養娼以爲不然後數年閩人有子從幼爲

闖人者，闖其母尚存，遣人求得之，館於外第，翌日出拜，見其貌鄙陋，恥之，不拜而去，謂左右曰，此非吾母，當更求之也，左右窺其意，至闖，求美儀觀者，乃得老娼以歸，至則相向慟哭曰，蓬奉顏，闊十數年而殁。

○貧父受杖，肥娼受養，顛之倒之，勢利榜樣。

○不誤反誤

有一狠子，生平多逆父旨，父臨死，囑曰，必葬我水中，冀其逆命，得葬土中，至是狠子曰，生平逆父命，今死不敢違旨也，乃築沙潭水心以葬，

○誤而不誤

隆慶時紹興岑郡侯有姬方娠一人偶衝道縛至府問曰汝何業曰賣卜岑曰我夫人有娠弄璋乎弄瓦乎其人不識所謂漫應曰璋也弄瓦也弄怒而責之未幾果雙生一子一女卜者名大著

吳下管生失一小青衣問占於柳華岳得剝牀以膚爻柳素昧文理連味以膚二字忽曰汝有姨夫乎試往其家索之可得也管如其言果獲之柳名益起

一書生禮李神甚虔同儕戲之以經書文七首置神座

下。書生得之。喜曰。神賜也。稽首受而讀之。及試命題。一如所讀。竟登第。

○不伏誤

陳彭年攝太常。導駕誤行黃道。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畏其該洽。不敢詰。

天順間錢塘張錫作文。極捷而事多杜撰。有問者。則高聲應曰。出太平廣記。以其帙多難卒辨也。類此。

○誤福

畢士安作相。有壻皇甫泌放縱。累戒不悛。畢欲面奏之。

甫啓曰云、臣將皇甫泌、即值邊有警報、不終其說、越數日又言、值上內逼遽起、遂語曰、辦累言、朕已知之矣、俄降旨超轉一資、畢竟不敢自明、李吉甫惡吳武陵欲阻其進、知貢舉官懷榜至、未接、先問吳武陵及第否、忽有中使宣敕否、主司恐是旨、知榜尚在懷、即添注武陵姓名、中使去、呈李、李曰、此人至麤、何以及第、然名已上榜、無可奈何矣、二事正相類、

○怯謀得勇

張亮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高麗兵奄至、亮素怯、踞胡

牀、直覷不能言、將士見之、疑以爲勇、相與奮擊敗敵、還
報、亮、亮猶股慄未寧、

○父僧談

京師有少尼與一男子情好、欲長留之不得、乃醉而髡
其首、以弟子畜之、後其妻踪跡至寺、得夫以歸、夫深自
懟悔、且囑妻勿洩、俟吾髮長、時其子商於外、婦毋怪姑
倍食、又數聞人音、穴壁窺之、正見姑與一僧同臥、忿恚、
具白其子、子大怒、取刀入室、撫兩人首、其一僧也、卽奮
刃斷僧首、母覺而止之、不及、告以故、子驗其首、乃大悔、

有司謂雖非弒逆、然母姦、不應子殺、遂坐死。

○婆姦媳

萬曆辛卯間、閶門外有朱子周居者、子商於外、婦事舅姑極柔婉、嫗遂疑翁與婦通、乃夜取翁衣帽自飾、潛入婦寢所、試抱持之、婦不得脫、怒甚、以手指毀其面、嫗負痛始去、明旦托病不起、婦潛歸父母家、訴之、父往察翁面無損、歸讓其女不實、女恚、竟自經、父訟於官、翁亦無以自明、鄰里稱嫗面有傷痕、執嫗鞫之、事乃白、時吳中喧傳爲婆姦媳。

○羅長官

萬曆丙戌閒，京師有傭工之婦，先與衛軍羅姓者交密，呼為羅長官，後以隙絕，婦久曠，慾動，乃擇葫蘿蔔潤之，每寢輒以自娛，快意處，亟呼蘿蔔為蘿長官，鄰人聞之，以為羅君復修好矣，鄰有惡少年，素垂涎於婦，詗之不從，恨焉，適傭工夜歸，與婦寢，惡少不知也，意其獨宿，故無聲，挾利刃潛入，將迫之，捫枕得雙頭，誤認為羅，怒甚，連斫之而去，事既上有司，不能決，鄰人曰，前此每夜其婦必呼其舊好之羅長官，然但聞聲，未見其人也，官以

羅妒姦殺人、當重辟、羅極稱冤、竟不白、惡少歸、嗟嘆不已、妻叩之、備述其故、妻亦與一人有私、其所私者、正避匿牀下、（椎魯所不矣）計欲殺惡少而取其妻、乃以所聞語鳴官、惡少竟得罪、而羅長官乃釋、

○誤咒

今春、吾燕北教場演武、故事、銃手三人、試三銃、銃不響、有罰、第二銃、偶走藥火、噴面黑、其人詣河頭洗滌、而第三銃、藥線甚遲、銃手懼責、以口吹之、銃忽發、破頭而死、而第二人之婦、初時聞其夫爲銃傷、倉皇來視、即見死

屍橫地以爲夫也便大哭第三人之婦亦來同看及以
好言解慰俄而第二人至二婦俱駭詢之知其詳於是
第三人之婦放聲悲哀而前婦收淚轉爲解慰焉

○訛言

至元丁丑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韃靼
爲奴婢且俾父母護送交割自中原至江南人家男女
年十二三以上便爲婚嫁擾擾十餘日方息吳僧柏子
庭有詩戲之曰一封丹詔未爲眞三杯淡酒便成親夜
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嫦娥不嫁人隆慶戊辰有私闊火

者、不張翻、假傳奉旨、來浙直選宮女、一時驚婚者衆、與

人厮人、無從顧覓、亦如至元故事、有人改于庭詩云、祇

關内使未爲眞、何必三杯便做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

得嫦娥要嫁人、又能言并選寡婦伴送入京、於是孀居

無老少皆從人、有守制數十年、不得已亦再適、又有人

爲詩曰、大男小女不須愁、富貴貧窮錯對頭、堪笑一班

貞節婦也隨飛詔去風流、

○蠍虎宛

守宮與蜥蜴二種、守宮即蠍虎、常懸壁、蜥蜴毒甚於此、

又名蛇醫俗言與龍為親家故能致雨古法用蜥蜴數十置水甕中數十兒持柳枝呪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宋熙寧中求雨時覓蜥蜴不能盡得以蠍虎代之入水即死小兒更祝曰冤苦冤苦我是蠍虎似爾昏沉怎得甘雨

國初大江之岍嘗崩人言下有豬婆龍對者恐犯國姓秖言下有黿　太祖惡與元同音令捕殆盡物之稱冤者豈獨壁虎哉

○馬寃

舞馬已散在人間、祿山常覩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
數匹寘於范陽、其後轉爲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雜戰
馬中、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享士、樂作、馬舞不能已、廝
養皆謂其爲妖、擁篲擊[illegible]謂其舞不中節、愈加抑揚
頓挫、廄吏遽以馬怪白之[illegible]時人亦有知其舞馬
者、以暴故終不敢言、

謬誤部終